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四十一回 扶頭百輛論風流 改正狐妖談古董

話說反目邪魔投入這男子之腹，不想王陽無處依棲，偶逢著兩個引誘良家子弟的漢子，一個叫做扶閒，一個叫做襯裡。這兩個人全無生活，全靠扶頭，正扶著良家。這男子名喚金百輛，這百輛家頗殷富，只因娶了個妻室，卻是個名門之女。雖說是容貌嬌美，只是性氣剛強，又逞著父兄有些勢頭，每每與丈夫不相歡好。這丈夫又恃著家富，怪妻不知婦隨夫唱，常常不入房中，因此頓生嫌隙。男子被扶閒引誘到那花柳叢中，不分晝夜歡樂嫖風。哪裡是百輛貪愛風流，卻是王陽邪魔被扶閒、襯裡兩個引入百輛心腹。這王陽入了百輛腹中，弄得他春心飄蕩，不倦無歸。這日在堂上正與扶閒兩個談的是：青樓美人那個妖嬈可意，行院妓女那個窈窕多情。那個輕盈楊柳腰，那個嬌媚芙蓉面。那個笑語噴香人買笑，那個身軀嫵娜客追歡。那個步步金蓮，那個纖纖玉筍。那個羅裳著體輕，那個翠鈿堆眉俏。那個金鳳釵斜插烏雲，那個癡虎妞雙圈鴛頸。那個不施胭脂懶梳妝，那個為愛風流頻賣俏。

金百輛正與扶閒兩個講論嫖風，卻遇著反目邪魔撞入腹內。王陽見了便罵道：「你這禍根到這裡來何干？」反目邪魔見了，也罵道：「你這冤孽據著這裡何為？」王陽道：「我為梗化的不知寡慾，因此容留在腹。」反目魔道：「我為女將威靈，戰敗逃來。」王陽道：「此敗家腹中損鈔肚內，耗精傷性身裡，你躲甚難？」反目魔笑道：「即是這破敗去處，你卻如何存住？」王陽道：「你還說都是你不效好合，我方到他處來。但我初入來時，卻甚完全的家當，只因有你這根因，再加我播弄，怕他百輛也被我們播弄得七零八落，委實容留不得你。」反目魔聽了說道：「老兄你既難容我，乞教我個容留的地方。」王陽道：「房內那個娘子卻容留得你。」反目魔聽了，便出了百輛腹中，入得房內，果見一個婦人生得妖嬈美體，貌態輕盈。不知為何因由，只見他：

兩目愁眉雙鎖，一面脂粉懶搽。沒情沒緒咬銀牙，只把喬才咒罵。

反目魔見了這個景象，卻也不敢直入，且聽這婦人可有甚話說。卻又見旁邊坐著兩個長舌婆子，他兩個一會家說你老公的不是，怎麼嫖風；一會家說你娘子也怪不得你惱；一會家說拋著你孤衾獨枕，真情可恨；一會家說全沒個知疼著熱的恩愛，委實可嫌。這婦人聽了兩個婆子言語，咬牙滴淚，罵聲不止。反目魔聽了笑道：「快哉！快哉！我魔王情性喜的是兩口子冤家一般，怕的是夫妻一心一意。往往躲在婦女身內使作的夫婦不和，卻被旁邊勸解，我便不遂心意。今遇這兩個婆子戳火弄煙，使她長長懷怨，便是我魔王躲難的安家。」說罷，一直入了婦人心內，使作的這婦人氣一回，罵一回，懨懨成病，倒在牀上去睡，反目邪魔存躲不提。

卻說狐妖被黃巾力士抖擻神威。孟光女將顯靈趕殺他，卻與反目邪魔不相干涉。他在僻路之處想道：「我只因林中調那柴夫婦人，可愛他貞潔不變。這樣的婦女生在世間清白，死在陰中成神。你看那孟光女子，陰中只為他敬夫主、守節操，上天封他個女將，神通廣大，專管世間夫妻不和的。他如今既趕殺反目邪魔，我不免變化那夫妻相愛的，他定然不來害我。」這狐妖乃跳到半空觀看，那家夫妻和睦的不可去攪擾他；那家夫妻愛妻的不可去吵鬧他；那家夫妻敬夫的不可去纏惹他。卻看到金百輛家夫妻反目，意欲到他家弄個手段。卻看見反目邪魔躲在那百輛的妻身內，狐妖又想到這邪魔躲處，只恐倒惹女將來尋。如今且到那夫妻相和睦的人家走走。狐妖乃變了一個賣花兒的婆子，手提著一個花匣兒，走到這人家來，入得堂前，只見一個小婦人迎著，叫一聲：「花婆，你賣的甚花？」狐妖只因這婦人問了一聲，便動了他邪淫惡念，說道，我賣的是：

通草花天桃活似，盤線花紅杏無差。

紙剪花荷蓮染色，皮金花梅菊堆黃。

鋪絨花石榴噴火，剪彩花蘭蕙拖青。

翠毛花金鳳生成，珠石花玉蘭做就。

這婆子花匣哪裡有這許多名色？只因見這婦女嬌嬈，又動了壞心腸、傷天理的淫性。他只待婦女開口，說要稱心美意的花兒，他便顯手段，變化婦心愛的名色。這婦女聽了花婆口說的各樣花名，便道：「我正想兩朵珠翠花兒插鬢，盤線花兒簪頭，倒好，倒好。」狐妖即時拔了身上兩根毫毛，變了幾枝盤線花與珠翠花朵，開了匣蓋。那婦女一見，喜上心來，便把那花兒捻在手指，笑道：「婆婆，這兩樣花要多少貫鈔？」婆子道：「盤線花要五貫，珠翠花要三百貫。」婦人道：「不多不多。只是珠翠價重，我買無鈔。」花婆笑道：「聞知娘子與官人和好，官人多鈔，便開口要他買花，他自是順你心意。」婦人道：「婆婆，你不知我官人吃苦受累，掙的錢鈔養贍妻子，快活茶飯也消受不起，怎麼還要他費鈔買花？我若開口，他不應承，又恐拂了我意；應承了，我心又不安。這兩個心情，人家夫妻們不和都從此起。」婆子道：「雖說一宗買不買小事，便連個夫妻不和。」婦女笑道：「婆婆你哪裡知道，人家事大從小起。」婆子又道：「娘子，聞你官人錢鈔甚多，難道你便不私聚他幾貫？」婦人道：「人家妻室好的，恨不得做女工、省柴米，幫補丈夫掙家業。乃起這不良的心腸，私匿他一貫，便傷了他一貫賞本。」婆子笑盈盈說道：「娘子卻也真賢德，只是婆子有一句話兒不好說。若說出來，珠翠花兒白送與娘子戴，不要一貫鈔；便是金銀首飾綾羅彩緞，也不要鈔，都是白送。」婦人笑道：「哪有這樣事情？」婆子笑道：「卻有這事情，實不瞞你。我與金百輛家中往來，他如夫妻兩個不和，這金百輛只因妻子在家，恃著娘家貴倨勢力，早晚一些丈夫不是，便就使嘴變臉，狠言惡語不理丈夫；百輛又恃著財多，被扶頭的引到青樓行院人家，那小娘兒見他豪富，款待奉承，比他妻子十分敬愛，故此百輛怪妻，終日曉夜不歸。前日與我婆子說行院人家是個無底坑，多少子弟富貴的邪了正念，破壞了家業。他煩我與他尋一個私窩巢，有那家賢德標緻的叫我做媒，與他相交一個。便是費幾百貫錢鈔，也情願。婆子為此，昨日也走東家、說西家，看了幾個娘子，賢德的又少，容顏標緻的又不賢德。我看娘子容顏標緻，人又賢德，若是肯容我婆子說這一宗私情兒，便是這珠翠白送，還有許多在後。」婦女聽了，即時大怒起來，罵道：「你這老賤貨，原來假做賣花，誘引人家婦女。難怪道有規矩詩禮人家說得好，道婆、尼婆、花婆、賣婆、媒婆，有嫌有疑的，不是那親切有來歷的，不可與她上門，穿房入屋行走。我方才也未審你個來歷，便容你進門賣花。你卻原來是這等老婆子。」說罷，婦人舉起大巴掌劈面打來。哪知這妖狐是個邪魅，雖動色心，卻又正氣，暗誇人家有這樣妻小怎不興旺家門？他被婦女正氣的巴掌，一下便打出原身，現了一個狐狸往外飛跑。不防遇這人家的家神，正在萬聖寺內保護高僧回來，見了妖狐跑將出來，大喝一聲，道：「邪魅如何大膽，闖入善門，調弄人家賢婦？」妖狐見了，他哪裡怕，但誇道：「家神，果如你言，真是善門賢婦，你好生與她把守門庭，我老狐不怕你，卻也愛敬她。你若好好小心，莫離她門戶，莫說火盜雙消，不侵她善門，便是她家災病邪魔也不敢犯，官司口舌也消除，孩提娃子也平安無恙。」妖狐說罷，往外飛走去了。家神聽得狐言，乃歎道：「這精怪說的倒也中聽。」後有說這幾樣婆子，邪正不同，不禁絕往來，恐為奸藪；一概禁絕，恐有正氣的往來，總在家主提防。非有瓜葛周親，不無引奸貽害。因此賦五言八句說道：

正氣不可絕，有道尼與婆。

若非正氣者，其奈妒婦何？

不容家主禁，且聽惡婆唆。

詩禮傳家法，禁忌不為苛。

卻說反目邪魔躲在金百輛妻的腹內，這魔使作的他怨氣沖天。孟光女將正趕邪魔無處蹤跡，卻好神目如電，見邪魔在這婦腹不出頭來，無計可施。忽然狐妖走過，女將卻認得是對敵過的妖精，見了道：「原來是這孽畜。他雖居獸類，不似人形，只因年久山林受了日精月華之氣，遂能多般變幻，常為婦人、男子之形。如今剿滅反目邪魔無計，且哄他過來，幫襯幫襯。」女將乃叫一聲：「那狐狸過來聽講！」妖狐聽得半空叫，抬起頭來看道：「原來是女將。」乃答道：「女將軍，你是好合正氣，理當掃滅反目邪

魔，我老狐與你無干。前日與力士鏖戰，也只因邪入正庵，生出許多矛盾。今日你剿魔，我歸林谷，叫我則甚？」女將道：「你現居畜類，假托人形，當思六道輪回，何不實修個上等，把那變男子、調戲婦女邪心，求佛門超度，做一個往生正果；把那變婦女、引誘男子歪念，拜神明慈佑，轉一處人道法輪。你若執迷生奸弄幻，莫說吾神正氣不容，便是你自身難保。」狐妖道：「你趕你的邪魔，我走我的路境，沒相干，休多講。」分開叢刺就要飛走。女將笑道：「料你這些些小獸，何難治你。」乃望西喝一聲：「白額何在？」只見遠遠山中，跳出一隻金睛白額虎來，十分兇猛。但見它：

眼如兩盞明燈，爪似四鋼利鋸，斑瀾花滿一身，尖利刺分雙頰。吼一聲如電掣雷轟，跳幾步似越山躍海。百獸見了潛形，哪個敢爭鬪相抗？一時聽得神喝，便奮迅咆哮而來。

這虎到得神前，跳躍了一回，把鼻子嗅了幾嗅，聞著那草刺叢中腥氣，幾爪子扒出個狐來。那狐見虎現形，卻向著女將哀求救命。女將喝退白額金睛，乃叫一聲：「狐狸，你如今歸正了麼？」狐妖道：「歸正了。」女將道：「你既歸正，我有用你之處。只因反目邪魔藏於婦腹，使作的他夫妻恩情離異。我以神通大力，追逐不出他來。想你善變有情男女，若是引誘得他離了婦腹，不傷了天倫正氣，不阻滯了東行的高僧，仗此善功，叫你也脫離獸道。」狐妖聽了答道：「謹領神旨，且請回威靈，待我狐從容定計賺他出來，那時再聽上神發落。只是這邪魔也有一分本事，必須得個降他的寶貝。那金百輛夫妻兩個離異已久，也須得個和事親鄰，伏望上神作個計較。」女將道：「我賜你個當年過眉的物件，我夫君在日的書文，有此兩物，不須親鄰寶貝。」狐妖忙忙接了一看，卻是他生前舉的案，梁鴻誦的詩。那詩上載的是周文王匹配后妃，只因后妃生有聖德，求之未得，寤寐思之。既而娶之，親迎於渭，雍雍肅肅，和而有別。那后妃的賢德，真是勤儉孝敬，見於《葛覃》之章；貞一端莊，見於《卷耳》之句；慈惠逮下，見於《樛木》之篇；眾妾稱頌，見於《螽斯》之詠。狐妖接了在手，展開入目，說道：「這女將夫婦原來看誦了這詩章。雖說是后妃貞靜幽閒之德，卻也是文王刑于家邦之化。周家百世昌隆，實本於此。我今既受人之托，必當終人之事。」狐妖想了一計，乃搖身一變，卻變了個賣古董的漢子，走入金百輛家。只聽得百輛在廳堂上說老婆的不是，誇妓者的多情。見了賣古董的漢子，一時眼錯，乃叫道：「張大哥，久不見，你攜些古董到我家裡來賣？」狐妖便隨著口答道：「正是，久不曾到老財主家來。」百輛問道：「可有甚好古董？拿來我看。」狐妖道：「有古董，乃是一本《毛詩》，一件吃飯的木碗。」百輛見了笑了又笑。卻是何因，下回自曉。